

万隆会议与东南亚 区域主义发展^{*}

郑先武

【内容提要】 万隆会议(即1955年亚非会议)进程源自两次亚洲关系会议,经由科伦坡国家会议倡议而正式启动,直至第二次亚非会议夭折而最终结束。东南亚国家在万隆会议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使自身的议题成为共同的核心关注,以至于这一进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东南亚特征”,从而对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孕育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和规范性影响。从历史看,万隆会议进程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东南亚的区域需求、塑造了印度尼西亚的区域领导地位,而且框定了东南亚国家与域外大国的关系、增进了东南亚区域认同的建构,从而推动了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孕育和发展。从规范看,万隆会议进程不但采用了协商一致的共识性决策程序,形成了二战后区域合作特定的“亚洲方式”,而且将不干预、主权平等、和平相处、不结盟、非正式等“核心规范”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两者与会议所奉行的“求同存异”原则及会议所凝聚的“团结、友谊、合作”氛围共同构成泛亚洲主义框架内跨区域合作进程中著名的“万隆精神”,统称为“万隆规范”,并成为此后东南亚区域主义尤其是东盟框架内“东盟方式”和“东盟规范”的核心来源,从而促进了“万隆规范”的“东盟化”。这显示出亚洲区域主义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在经验和规范上的互动和共生关系。

【关键词】 万隆会议;泛亚洲主义;共有规范;东南亚区域主义;区域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 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边政研究所副所长。
(南京 邮编:21002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5)09-0031-28

^{*}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二战后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与演变研究(1945-1967)”(项目编号:15BSS040)的阶段性成果,并获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资助。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审稿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 引言

2015年4月,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首届亚非会议(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即万隆会议)已过60周年。万隆会议作为“人类历史上有色人群首次大陆间会议”^①和独立后亚洲国家“讨论决定的最重要的多边论坛”,^②被认为既“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战后世界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又“标志着中国打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③基于这一认识,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对万隆会议的关注焦点一直是在两个层面:一是这次会议对发展中国家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影响,二是中国在这次会议中的作用及其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④亦有部分学者关注美国、英

① “Speech by President Soekarno at the Opening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April 18, 1955,” in George McTuman Kah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 195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6, p.39.

② Itty Abraham, “Bandung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ost-Colonial Asia,” in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p.58.

③ 牛军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④ 中国代表性作品有:高华:《第三世界仍需万隆精神》,载《当代亚太》,1995年第2期,第44-46页;李少军:《万隆精神的历史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5期,第52-54页;夏仲成:《亚洲雄风:团结合作的亚非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夏莉萍:《万隆会议前后中国政府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努力》,载《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74-80页;熊华源:《周恩来万隆之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陆庭恩:《论万隆会议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3期,第10-14页;卢秋田:《弘扬万隆精神,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求是》,2005年第3期,第57-59页;尹承德:《万隆精神: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丰碑》,载《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第25-29页;梁志明:《亚非人民的盛会:背景与成就》,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5期,第23-27页;熊华源:《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78-86页;刘莲芬:《1955年亚非会议与中泰关系的有限缓和》,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60-67页;刘新生:《国际关系史上的不朽丰碑: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第88-97页。国外代表性作品有:Itty Abraham, “From Bandung to NAM: Non-alignment and Indian Foreign Policy, 1947-1965,” *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46, No.2, 2008, pp. 195-219; David A. Wilson, “China, Thailand and the Spirit of Bandung (Part I),” *The China Quarterly*, No.30, 1967, pp.149-169; David A. Wilson, “China, Thailand and the Spirit of Bandung (Part II),” *The China Quarterly*, No.31, 1967, pp.96-127; David Kimche, *The Afro-Asian Movement: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World*, Jerusalem: Israel Universities Press, 1973; Antonia Finnane and Derek McDougall, eds., *Bandung 1955: Little Histories*, Caulfield: Monash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mie Mackie, *Bandung 1955: Non-alignment and Afro-Asian Solidarity*,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5;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2008; Amitav Acharya, “Who Are the Norm Makers?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n Bandung and the Evolution of Norms,” *Global Governance*, Vol.20, 2014, pp.405-417; Christopher J. Lee, *Making a World After Empire: The Bandung Moment and Its Political Afterlive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0; Sinderpal Singh, “From Delhi to Bandung: Nehru, ‘Indianness’ and ‘Pan-Asian-ness’,”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Vol.34, No.1, 2011, pp.51-64; Nataša Mišković, Harald Fischer-Tiné and Nada Boškowska, eds.,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and the Cold War: Delhi, Bandung, Belgrad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对万隆会议的反应及其对相关国家双边关系的影响。^①

万隆会议是东南亚国家主办并集体参加的首次大规模的跨区域国际会议,而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成为会议的最早倡议者、共同发起者和承办者,彰显了其“区域领导”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由于二战后东南亚区域主义最初是在泛亚洲主义(Pan-Asianism)框架内跨区域合作进程中展开的,而万隆会议作为这一合作进程发展的“顶峰”,其本身不仅是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后来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和规范性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之鲜有专门研究。直至2005年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之后,才有个别学者开始对此予以关注,并从外交史/国际史和国际关系学两种学科视角分别关注其即期的历史影响和远期的规范影响。在具体的研究中,两者分别更多地表现为经验性的“历史叙事”和学理性的“规范阐释”,以致造成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明显割裂。^②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国际史和国际关系学两种学科视角及历史和规范两种实际影响结合起来,进一步探究万隆会议对东南亚国家及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揭示其对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的历史性和规范性双重意义。

二 万隆会议进程中的“东南亚元素”

站在历史角度看,万隆会议不仅仅是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会议召开的那些“时刻”,而是经历了“会议前奏及动议”、“会议召开”和“会议后续”三个不同时期的

① 代表性作品有:姚春龄:《美国与亚非会议》,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第22-31页;Nicholas Tarling, “‘Ah-Ah’: Britain an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of 1955,”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23, No. 1, 1992, pp.74-111; Matthew Jones, “A ‘Segregated’ Asia? Race,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Pan-Asianist Fears in American Thought and Policy, 1954-1955,” *Diplomatic History*, Vol.29, No.5, 2005, pp.841-868; Kweku Ampiah, *The Political and Moral Imperatives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of 1955: The Reactions of the US, UK and Japan*, Folkestone: Global Oriental, 2007。

② 参见王士录:《万隆会议与东盟的崛起: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纪念》,载《东南亚》,2005年第1期,第7-12页;张洁:《“万隆精神”:中印尼关系“常坐标”》,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8期,第27-29页;Anthony Rei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in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pp.19-26; Ang Cheng Gua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in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pp.27-47; Dewi Fortuna Anwar, “Indonesia an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hen and Now,” in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pp.180-197; Jamie Mackie,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Afro-Asian Solidarity: Indonesian Aspects,” in Antonia Finnane and Derek McDougall, eds., *Bandung 1955: Little Histories*, pp.9-25; Naoko Shimazu, “Diplomacy as Theatre: Staging the Bandung Conference of 1955,”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8, No.1, 2014, pp.225-252。

演变进程,可分别称为“万隆前”、“万隆时”和“万隆后”时期。时任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曾指出:“如果将万隆会议视作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而不是人类历史的伟大运动的一部分,那将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读。”^①

从历史渊源和大的背景来看,万隆会议是二战结束前后兴起的泛亚洲主义框架内两次亚洲关系会议(the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的延续。在实际中,泛亚洲主义旨在通过突显亚洲人的观念、感情或立场,促进亚洲内部团结和合作,以避免欧洲和美国的支配、压制和影响,其核心诉求就是支持亚洲民族自决,强调“解决亚洲自身问题的亚洲方法”。^②而亚洲关系会议就是这种泛亚洲主义区域意识最早的、大规模的多边实践。尼赫鲁是亚洲关系会议的“发起人、缔造者和主持者”,缅甸的昂山(Aung San)和吴努(U Nu)等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在其中亦起了重要作用。^③

1945年12月,尼赫鲁正式提出召开“亚洲会议”,以“有助于认识亚洲问题和推动亚洲人民之间的理解”。1946年3月,他在出访东南亚期间与昂山等人会晤,共同讨论了举行“亚洲会议”的前景。^④1946年4月,各方同意这一会议是非官方的,其主要目标是就亚洲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交换意见,邀请的对象包括所有亚洲国家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苏联等非亚洲国家的文化机构和个人学者。1947年3月23日至4月12日,首届亚洲关系会议在印度新德里举行。这次会议由印度非官方团体世界事务理事会召集。来自亚洲的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不丹、缅甸、柬埔寨、老挝、锡兰(今斯里兰卡)、中国、格鲁吉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吉尔吉斯斯坦、朝鲜、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蒙古国、尼泊尔、巴勒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暹罗(今泰国)、阿拉伯联盟、中国西藏及非亚洲国家埃及、澳大利亚、英国、美国、苏联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或地方政府及联合国的242名代表出席会议,其中包括来自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老挝、马来亚、菲律宾、越南、暹罗

① David Kimche, *The Afro-Asian Movement: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World*, p.81.

② 参见 Eun-jeung Lee, “Koo Jong-suh: ‘Pan-Asianism. Primary of East Asia’, 1995,” in Sven Saaler and Christopher W.A. Szpilmann, eds., *Pan-Asian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v.2, 1920–Presen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1, p.344; Hatsuse Ryūbei, “Pan-Asian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ewar, Postwar, and Present,” in Sven Saaler and J. Victor Koschmann, eds., *Pan-Asianism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Colonialism, Regionalism and Borders*, London: Routledge, 2007, p.226.

③ J.A. McCallum, “The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 *The Australian Quarterly*, Vol.19, No.2, 1947, p.13.

④ Albert W. Stargardt, “The Emergence of the Asian System of Power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3, No.3, 1989, p.562.

等东南亚国家的83名代表。^①1949年1月,第二届亚洲关系会议在缅甸总理吴努的建议和尼赫鲁的召集下在新德里举行。与首届亚洲关系会议不同,本届会议是一次官方会议,也是亚洲国家召开的“首次政府层次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问题。^②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的190名代表和45名观察员参加会议,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52名代表和15名观察员。^③

对东南亚而言,作为该区域已独立或正寻求独立的国家所参加的“战后时期亚洲国家的首次会议”^④和“战后泛亚洲情感制度化的首次努力”,^⑤亚洲关系会议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最重要的是区域自主意识的兴起。区域自主,即区域问题区域解决。在当时,这种区域自主意识体现在亚洲区域和东南亚次区域两个侧面。一方面,在首次亚洲关系会议上虽不乏激烈的争论并反映出东南亚国家与锡兰及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亦“充斥着民族主义和泛亚洲的情感”,^⑥并带着强烈的“反欧洲、亲自由和亲中立”的“基调”。^⑦伊泰·亚伯拉罕(Itty Abraham)称,亚洲关系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该事件本身和地点的创新”。他说:“在讨论中没有西方的声音,亚洲作为自我认同的共同体,基于认同的种族逻辑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聚集在一起。代表们一致认为,西方殖民体制所代表的特定的惯例尤其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作为国际甚至国内关系的特征应该永久终结了。”由此,“亚洲关系会议成为亚洲政治领导人阐明他们所见证的亚洲新独立国家所面临的首要政治困境的首个特别时刻”。^⑧

另一方面,面对印度提出的“泛亚洲集团”倡议及其“领导者”诉求以及其他大国的介入,正寻求民族独立、国家自主和“中立主义”的东南亚国家担心在其中受到印度或中国这样的区域大国支配。正如参加首次亚洲关系会议的一位缅甸代表所言:“被西方大国统治可怕,被亚洲大国统治会更加可怕。”^⑨这次亚洲关系会议召开前后,尼

① 参见Shankar Sharan, *Fifty Years After the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 New Delhi: Tibetan Parliamentar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re, 1997, pp.3-14;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9-40。

② David Kimche, *The Afro-Asian Movement: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World*, pp.33-34。

③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p.39-40。

④ Amitav Acharya, “Asia Is Not On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9, No.4, 2010, p.1007。

⑤ David Kimche, *The Afro-Asian Movement: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World*, p.32。

⑥ J.A. McCallum, “The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 pp.15-17。

⑦ Amitav Acharya,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 Reg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09。

⑧ Itty Abraham, “Bandung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ost-Colonial Asia,” p.58。

⑨ William Henderso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9, No.4, 1955, pp.462-470。

赫鲁一直强调印度在这一“亚洲国家代表的会议”中“扮演核心角色”。^①这无疑给东南亚新生的小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此时,东南亚人发现次区域的联合更现实也更合适。实际上,在首届亚洲关系会议上,来自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亚的代表团开始“首次在文化和经济事务上争论、讨论和谋划一个紧密合作的东南亚联盟,乃至随后进行更紧密团结的政治合作”;一些代表“甚至梦想一个大东南亚联邦”,^②亦即“除去印度和中国的他们东南亚国家自己的区域联盟”。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称:“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走向东盟的进阶石。”^③

亚洲关系会议对东南亚区域的重要意义还表现在不干预原则的初步引入。不干预原则虽未被列为亚洲关系会议的正式议题,但相关诉求已经展现出这一原则的萌芽。在首届亚洲关系会议上,马来亚劳工党领导人西维(J. A. Thivy)曾提议创立一个“中立集团”,作为亚洲制止西方大国压制“自由斗争”企图的一种工具。^④这次会议还公开呼吁亚洲各国不要支持亚洲任何地方的“外部支配”。第二届亚洲关系会议将印度尼西亚独立作为特别议题,并支持其与荷兰殖民者的斗争。所以,会议代表们关注民族自决和种族平等。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通过了谴责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及解决印度尼西亚独立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包括:荷兰军队撤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土;恢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原有疆界;荷兰将全部印度尼西亚主权移交给印度尼西亚政府等。^⑤这一决议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的关于印度尼西亚独立问题的第67号(1949)决议的重要基础。^⑥这一事件被称作“1945年之后时期亚洲人首个重要行动”,显示出亚洲关系会议“对世界事务和联合国审议的重大影响”。^⑦这次会议亦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在荷兰与印度尼西亚冲突中一直袒护荷兰的政策,开始倾向于印度尼西亚一侧。就此,这次会议作为“亚洲政府处

① Sinderpal Singh, “From Delhi to Bandung: Nehru, ‘Indianness’ and ‘Pan-Asian-ness’,” p.56, p.58.

② Amitav Acharya, “Asia Is Not One,” p.1008.

③ Amitav Acharya, “The Idea of Asia,” *Asia Policy*, No.9, 2010, p.36.

④ Richard Stubbs, “The ASEAN Alternativ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the Challenge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 Pacific Review*, Vol.21, No.4, 2008, p.457.

⑤ 1945年8月,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并成立了以苏加诺为总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但荷兰殖民者重返印度尼西亚并于1947年7月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展开军事行动。参见梁志明:《东南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196页。

⑥ 参见联合国网站:《印度总理、印度尼西亚问题会议主席递送新德里会议通过有关印度尼西亚问题决议案事致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电》,文件S/1222,1949年1月23日,新德里,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1222,登录时间:2015年7月28日;联合国网站:《印度尼西亚问题决定67(1949)》,1949年1月28日决议案(S/1234),[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RES/67\(1949\)](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RES/67(1949)),登录时间:2015年7月28日。

⑦ Joseph A. Camilleri, *Regionalism in the New Asia-Pacific Order*,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2003, p.61.

理亚洲特定国际议题所召集的首次会议”,“对世界舆论和印度尼西亚自决产生了无可争议的影响”。^①阿查亚指出:“这种团结和共同的目标意识使它们在随后的区域多边会议和制度中为各国内部事务设立共同的规则变得不可想象,因为这被认为侵犯不干预原则。”这亦表明了“亚洲的争论在不干预规范的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伴随着这些争论而兴起的中立主义赋予不干预原则新的重要性。^②亚洲关系会议还成为更具包容性的“亚非主义”的先声。戴维·金奇(David Kimche)指出,亚洲关系会议“标志着亚洲打破了对欧洲的附属,为亚洲领导人聚在一起并彼此理解提供了机会”,由此“加快了亚洲迈向万隆会议和催生亚非主义的合作进程”。^③

从正式启动进程看,万隆会议可以溯及“科伦坡国家(the Colombo Powers)”的创建。它是一个由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5个亚洲国家为应对中南半岛危机不断升级而启动的松散的非正式国家集团。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5国政府首脑在锡兰科伦坡举行了首届峰会,即科伦坡会议。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问题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会议发布联合宣言,督促法国宣布支持中南半岛国家完全独立,并呼吁联合国推动进行中的日内瓦会议达成一个立即停火协议,继而达成有关各方谈判解决办法。会上,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建议召开一次科伦坡国家共同组织、亚非新独立国家参加的会议,以解决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会议地点选在印度尼西亚。这一倡议率先得到尼赫鲁和吴努的热情支持。1954年12月,科伦坡国家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了第二次峰会,即茂物会议。会议仍将中南半岛危机作为核心议题,并开始关注西伊里安(又称西新几内亚)问题。^④会议发布联合公报,支持日内瓦会议关于中南半岛问题的成果和各方停止敌对行动,表示希望有关各方充分尊重和履行会议达成的《日内瓦协定》,并强调避免外来干涉阻碍该协定的有效履行。联合公报强调在西伊里安问题上支持印度尼西亚的立场,并希望荷兰政府重启谈判,以履行它和印度尼西亚单独缔结的协定所承担的义务。会上,各方确定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在印度尼西亚的主持下,会议成立了一个联合秘书处,由5个国家共同负责。这次会议还完成了亚非会议的最后准备工作,并确定了受邀与会的30个国家名单,由印度尼西亚政府发出正式

① Albert W. Stargardt, “The Emergence of the Asian System of Powers,” pp.566-567.

②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p.35-36.

③ David Kimche, *The Afro-Asian Movement: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World*, p.33.

④ 1949年8月,在联合国印度尼西亚委员会的斡旋下,荷兰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过谈判共同签署协定,宣布无条件移交印度尼西亚主权,但仍旧占领西伊里安,由此引发西伊里安问题。参见梁志明:《东南亚史》,第197页。

邀请。1955年1月,会议邀请正式发出,除中非联邦外的其他亚非国家均接受了邀请。^① 科伦坡国家会议被认为是“区域主义构思事实上开始启动”。^②

1955年4月18—24日,首届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5个发起国以及来自亚洲、非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泰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共和国等东南亚全部独立和部分正在谋求独立的政治实体。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并被授权处理可能出现的任何遗留的程序性问题。大会还在原有联合秘书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秘书处。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罗斯兰·阿布杜尔贾尼(Roeslan Abdulgani)任大会秘书长。会上,各国代表分成政治、经济和文化3个委员会,分议题进行讨论。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还建议5个会议发起国与各参与国协商、讨论召集下次亚非会议。^③ 与亚洲关系会议和科伦坡国家会议不同的是,万隆会议不但为东南亚国家所首倡并在东南亚国家举行,而且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在会议召开过程中扮演了真正的领导者角色。更重要的是,万隆会议的核心议题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关系都显示了当时条件下东南亚的核心关注。东南亚又是万隆会议与会成员国最多的次区域,这使得东南亚国家的群体优势得以彰显,从而在会议议程设置和规范创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所有这些对东南亚国家都是前所未有的。由此,万隆会议被赋予“无可争辩的东南亚特征”。^④

万隆会议结束后,印度尼西亚持续推动新一次亚非会议的召开。从1956年开始,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合呼吁加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该倡议正式被一些亚非国家提上议事日程。1961年4月,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举行外长会议,提出要在最短的时期内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1962年7月,印度尼西亚发布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临时日程,提议于年底举行预备会议。此时已有摩洛哥、苏丹、伊拉克、巴基斯坦、泰国、柬埔寨、中国等国同意作为会议的共同发起国。不过,由

① George McTurnan Kah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 1955*, pp.2-3; Jamie Mackie, *Bandung 1955: Non-alignment and Afro-Asian Solidarity*, pp.54-68; Roeslan Abdulgani, *The Bandung Connection: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Singapore: Gunung Agung, 1981, pp.17-39; Russell H. Fifield, *The Diplomacy of Southeast Asia, 1945-1958*, Hamden: Archon Books, 1968, pp.112-114.

② Anthony Rei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p.23.

③ George McTurnan Kah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 1955*, pp.9-11; Roeslan Abdulgani, *The Bandung Connection: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pp.74-77.

④ Michael J. Montesano, "Bandung 1955 and Washington's Southeast Asia," in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pp.200-201.

于1962年9月爆发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3年9月开始的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对抗以及中苏论战等国际纷争的负面影响以及各参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公开抵制,第二次亚非会议进程受阻。1964年4月,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并决定正式会议于次年3月在非洲举行;1964年7月,按筹备会议确定的日程,非洲统一组织甚至确定阿尔及利亚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主办国,但会议终究没有召开。1964年10月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由45国参加的亚非国家外长会议最终决定会议无限期推迟。第二次亚非会议就此被搁置。^①

综上,从亚洲关系会议经由科伦坡国家会议到万隆会议的召开,最终至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夭折,万隆会议进程始终显现着浓重的“东南亚元素”。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代表团在两次亚洲关系会议和万隆会议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②万隆会议的召开被认为是“后殖民的20世纪50年代东南亚走向更大范围团结的重大动议”,^③而印度尼西亚在万隆会议的动议、召开和后续行动中扮演了关键的“区域领导”角色。这标志着二战后东南亚国家在跨区域多边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追随”和“参与”向“领导”的重大转变,^④由此对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和规范性影响。

三 万隆会议对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历史影响

二战后东南亚区域主义的起源与演变明显基于国际体系、区域、国家3个重要层次和政治、经济、安全3个重要领域之间的互动及其变化。在国际体系层次,世界正处于风起云涌的非殖民化进程与冷战初起的时期;在东南亚区域层次,除了泰国,东南亚国家均在民族主义下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自主;在国家层次,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是东南亚各国的核心需求。层次和领域互动对接,催生了主要涉及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东南亚早期跨区域合作。万隆会议进程作为一种跨区域合作实践,是这一时期东南亚在这些层次和领域互动的最重要平台,因而成为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孵化器”。这一进程虽没有产生旨在推动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单独的动议和行动,但既出现重点涉及东南

① 参见张民军:《美国的遏制政策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失败》,载《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第57-60页;Jamie Mackie, *Bandung 1955: Non-alignment and Afro-Asian Solidarity*, pp.108-123; Ang Cheng Gua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p.39-42.

② William Henderso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p.465.

③ Anthony Rei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p.26.

④ 参见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262页。

亚国家的动议和行动,又显示出东南亚国家推动跨区域合作的集体立场,从而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东南亚区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东南亚各国通过这一跨区域框架内的互动和合作,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东南亚国家政治上获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自主、经济上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而且塑造了区域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区域领导;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的东南亚不但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国家发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多样性乃至竞争性,如内陆东南亚和海岛东南亚之分,种族、民族和宗教文化多样性及历史敌意、政治多样性和经济不平等,而且没有确定的本地区域集体认同和区域主义及其他多边合作实践经验,所以,东南亚各国不得不通过跨区域合作框架内有目的的互动关系来创建和适用一套系统的区域共有规范,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新的区域集体身份、管理区域内外关系。^① 两者赋予万隆会议进程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规范意义。笔者在此主要阐述万隆会议进程对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历史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 突显区域需求

在茂物会议上,科伦坡国家已为万隆会议确定了4个主要目标:一是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合作,探索和改进它们之间相互的和共同的利益,建立和增进其睦邻友好关系;二是讨论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三是讨论与亚非国家人民特定利益相关的问题,如影响国家主权、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四是审视和讨论亚非及其人民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贡献等。^② 在万隆会议开幕致辞中,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Bung Sukarno)阐明了这次亚非会议的核心议题,即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说:“我们所有人由那些将我们人为分开的更重要的事情联合起来”,包括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共同命运”以及“维护世界和稳定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定”。^③ 显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反映了东南亚各国的共同需求。最重要的是,支持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殖民者以获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仅一直是泛亚洲主义框架内“亚洲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且成为亚洲关系会议和万隆会议进程中最重要跨区域联合行动方案。

万隆会议上,这三大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尽管各国代表在核心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会议最终还是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与自决、

① 参见 Donald E. Weatherbe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5, pp.4-16;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43.

② Roeslan Abdulgani, *The Bandung Connection: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p.24.

③ “Speech by President Soekarno at the Opening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April 18, 1955,” p.43.

附属地问题和世界和平与合作等问题上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其集中体现就是会议所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简称《公报》)及附属文件《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公报》强调:“亚非各国人民决心根除可能存在于他们国家的种族主义的一切痕迹。”^①为此,《公报》宣布支持所有附属地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事业,并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些人民以自由和独立。会上,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主持了“最有意义”的政治委员会讨论。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苏纳约(Mr Sunario)利用此机会阐明了印度尼西亚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立场。该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印度尼西亚、叙利亚、缅甸、中国、伊朗、土耳其、泰国、黎巴嫩、伊拉克9国组成的小型委员会专门讨论西伊里安问题,其决定最终由政治委员会一致通过并列入《公报》。^②《公报》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尼西亚在西伊里安问题上根据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有关协定而采取的立场,并要求荷兰政府尽快恢复谈判,以履行它依据上述协定而承担的义务,同时热切希望联合国将协助有关方寻求这一争端的和平解决。《公报》还呼吁,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应当具有普遍性,要求安全理事会支持接纳所有按照《联合国宪章》具备会员国条件的国家,包括柬埔寨、老挝和一个统一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③另外,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尼赫鲁一起参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王国代表团的会谈。会谈后,两国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两国关系。这推动了此前达成的《日内瓦协定》的贯彻和中南半岛和平的巩固。^④

由此,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支持民族独立和自主进而推动非殖民化进程,尤其是支持西伊里安的解放事业,被认为是万隆会议“最具实质性的影响”。^⑤实际上,《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承认了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的领土主权要求,从而“扩大了印度尼西亚主办万隆会议的受益点”。^⑥塞缪尔·克劳尔(Samuel E. Crowl)指出,欧美之外的国际社会的支持是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殖民者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组

①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1955年4月24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② Roeslan Abdulgani, *The Bandung Connection: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pp.111-113.

③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1955年4月24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第103页。

④ 《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1955年5月13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第117页。

⑤ Antonia Finnane, “Introduction: Bandung as History,” in Antonia Finnane and Derek McDougall, eds., *Bandung 1955: Little Histories*, pp.19-20.

⑥ 张洁:《“万隆精神”:中印尼关系“常坐标”》,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8期,第28页。

成部分”。^① 万隆会议秘书长阿布杜尔贾尼亦认为,这次会议对西伊里安的解放斗争“给予最有益的道德支持”。^② 所以,万隆会议的成功启动和召开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对与会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当时共同的区域需求的满足。遗憾的是,随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夭折,泛亚洲主义陷入停顿,这一需求难以从亚洲跨区域合作中获取,从而推动东南亚国家“最终不得不去寻求一种自己的区域主义”。^③

(二) 塑造“区域领导”

印度尼西亚是万隆会议的倡议者、核心发起人和会议的主办地。万隆会议是印度尼西亚主办的首个重大国际活动,被认为是“一个年轻的独立国家组织成功的令人瞩目的成就”。^④ 会议的参与者和观察家(包括西方人)对东道主印度尼西亚所提供的后勤和住宿条件给予很高的评价。会议结束后,尼赫鲁表示:“尽管这次会议有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 5 个支持国,而且我们分担支出,有联合秘书处,但重大负担还是落在印度尼西亚政府身上。它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我怀疑在新德里我们能否提供同样的便利设施。所以,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⑤ 这种成功亦与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作用密不可分。作为万隆会议的发起人和大会主席,他在引导形形色色的会议代表走上妥协并最终达成共识的整个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⑥ 可以说,万隆会议既是“首次东南亚人推动的、寻求更大的友善(相互理解)和合作观念”,又是印度尼西亚希望成为东南亚“天然领导”的“首次表达”。^⑦

万隆会议结束后,印度尼西亚利用其在会议上获取的巨大声望及其主持纪念万隆会议的机会,持续地、更清楚地阐述万隆会议所催生的“万隆精神(Bandung Spirit)”的具体内涵,并将之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准则。印度尼西亚主持万隆会议的角色及其所代表的那些原则被普遍认为是其“自由和积极的对外政策信条最好的表达和展

① Samuel E. Crowl, “Indonesia’s Diplomatic Revolution: Lining up for Non-alignment, 1945–1955,”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38.

② Roeslan Abdulgani, *The Bandung Connection: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p.113.

③ Anthony Rei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p.25.

④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Introduction: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p.13.

⑤ 引自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Introduction: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p.13–14.

⑥ Jamie Mackie,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Afro-Asian Solidarity: Indonesian Aspects,” in Antonia Finnane and Derek McDougall, eds., *Bandung 1955: Little Histories*, pp.12–17.

⑦ Christopher B. Roberts, *ASEAN Regionalism: Cooperation, Values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39.

示”。这些信条包括友好与睦邻关系、不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以及反殖民主义等。^①最现实的表现是,亚非会议的成就尤其是“万隆精神”的形成使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开始担当“亚非发展中国家最杰出的代言人”,从而为之“提供了一个在更大的全球舞台上传播其民族主义和革命热情的平台和使命”,它们“持续地影响着印度尼西亚的对外政策观念和行为”。^②此后,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苏加诺成为国际舞台上“第三世界的领导者”。^③这样,在东南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一度成为国际谈判的“最积极参与者”。这表现在:1956年8月,印度尼西亚受邀参加了关于埃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问题的首届伦敦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建议下,1956年11月,科伦坡国家举行了新德里峰会,对埃及民族事业予以支持;1961年9月,印度尼西亚与埃及、南斯拉夫、印度、阿富汗共同发起首次不结盟首脑会议,推动了不结盟运动的持续发展。^④就此,印度尼西亚凭借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解决国际问题尤其是那些威胁和平以及违背正义与道义的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得以持续和加强。

印度尼西亚在国际舞台上事关发展中国家事务中的这种“全球领导”角色又反馈到东南亚本区域主义进程之中,使其逐步在其中担当起“区域领导”角色,直至推动东盟的创立。这标志着印度尼西亚获取区域领导权的开始。^⑤由此,印度尼西亚被称为“怀有全球兴趣和关切的区域大国”。^⑥实际上,不但东盟的建立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作为指南,而且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最重要的领导国“在东盟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做出了许多贡献,使东盟成为非西方世界的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⑦印度尼西亚作为“万隆精神”的缔造者和践行者,这种精神至今仍在为印度尼西亚维护东盟组织领导作用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提供精神依托和理论支撑。^⑧所以,对印度尼西亚而言,万隆会议持续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 框定域外大国关系

作为新独立或弱小国家,东南亚国家对东南亚域外国家尤其是大国一直持警惕和

① Roeslan Abdulgani, *Bandung Spirit: Moving on the Tide of History*, Jakarta: Badan Penerbit Prapantja, 1964, p.65.

② Dewi Fortuna Anwar, “Indonesia an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hen and Now,” p.184, p.189.

③ Naoko Shimazu, “Diplomacy as Theatre: Staging the Bandung Conference of 1955,” pp.251-252.

④ Russell H. Fifield, *The Diplomacy of Southeast Asia, 1945-1958*, pp.116-118.

⑤ 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第248页。

⑥ Amitav Acharya, *Indonesia Matters: Asia's Emerging Democracy Power*,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4, p.2.

⑦ 许通美著,阿米塔夫·阿查亚编,门洪华等译:《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230页。

⑧ 张洁:《“万隆精神”:中印尼关系“常坐标”》,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8期,第28页。

依赖并存的矛盾心态。前者主要体现为对域外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建立霸权的担忧,后者主要体现在安全和经济发展需要域外大国的支持。万隆会议进程通过多边框架内的非军事合作和奉行“中立主义”来管理它们与域外大国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取一种阿查亚所说的“动态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①在实际中,面对美苏两大集团间的冷战尤其是美国通过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等构建对抗性军事联盟的行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一致持明确的反对立场。美英等国曾试图说服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并邀请它们参加为筹备这一组织而举行的马尼拉会议,但这些国家最终均予以拒绝。印度尼西亚政府在给马尼拉会议邀请的答复中称:“任何一方的防御安排……应该避免,因为它会给该地区可能引发战争的紧张因素增添新的成分”,而印度尼西亚将弃绝“选边站”。按照印度尼西亚官方的解释:“印度尼西亚不能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参加任何防御安排,因为这将损害其独立的对外政策”,而且集体防御安排所提供的保护“违反禁止外部国家武力干涉的国际法原则”,甚至“将冷战引向东南亚地区”。缅甸政府的答复是,这一邀请“与缅甸推行的不结盟政策不符”,它“不能参加或公开支持反对一方的任何协定”。吴努后来解释说:“与大国结盟即意味着受其支配。这意味着失去独立。”^②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这一立场在万隆会议上再一次得以体现。万隆会议谋求通过创建不结盟、共存、对话、妥协等规范处理与大国及大国联盟的关系,沿袭了亚洲关系会议回避军事议题的惯例。在如何处理与大国关系的问题上,印度尼西亚、缅甸与印度、锡兰、埃及等与会国一起坚决主张弃绝大国的军事联盟。尽管泰国、菲律宾、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支持此种军事联盟,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仍然规定“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③这实际上是“不容许利用集体自卫的名义组织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并以此作为大国控制小国的工具”。^④更重要的是,万隆会议为原有泛亚洲主义框架内的“中立主义”提供了更大的国际平台,从而催生了两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即分别于1961年和1970年启动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由此,万隆会议成为“创建这两个随后一段时期里关键组织的工具”,一个带有

① Amitav Acharya, *Indonesia Matters: Asia's Emerging Democracy Power*, pp.10-12.

② 以上引自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p.51-54。

③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1955年4月24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第104页。

④ 《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1955年5月13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第113页。

“更多种族和殖民维度”的跨国认同——“第三世界”或“全球性南方”亦随之诞生。^①

万隆会议后,区域主义成为第三世界联合的“另一种表现”,并逐步产生了自己的区域组织,在非洲有非洲统一组织,在亚洲主要是东盟,而突显区域内国家在本区域事务行动的优先性成为这些区域组织表达其政治诉求的基石。^②实际上,中立主义已经被亚洲区域的支持者视作保持新获取的独立、抑制大国的支配、吸引大国援助并在大国间扮演“调解角色”以削弱战争威胁的一种工具。^③中立主义在东南亚区域和国际关系中亦被置于“区域优先”地位。^④在东南亚,不结盟集团的形成不但有助于将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奉行的不结盟观念与“亚非大家庭”联结起来,而且使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能够远离东南亚条约组织,并抵制美国所施加的与西方公开结盟的压力。^⑤阿查亚强调,正是美国等西方大国集体防御观念与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等区域大国之间“规范理念”的差异使亚洲多边集体防御组织失去合法性。这也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⑥

就此,区域大国领导的不结盟和“中立主义”运动不但使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样的由域外大国支配的集体防务体系失去广泛的合法性,而且使不干预原则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得以加强,并将之所涉及的范围扩大到包含不介入超级大国竞争和拒绝大国支配的多边安全条约,从而使不干预原则在区域背景下得以“地方化”。^⑦乔治·卡欣(George M. Kahin)指出,万隆会议“所做出的可能更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厘清了参与国之间及其与亚洲外部大国的关系”,从而“缓解了某些国际紧张关系”。^⑧杰米·麦凯(Jamie Mackie)亦指出:“万隆会议成就的平衡表中一个无形的重要项目是,尽管参与者之间有分歧和争论,但它增进了共同的归属感和团结意识,从而在固守大国集团之外提供了一种选择。”^⑨阿布杜尔贾尼将万隆会议所开启的亚非国家这一“道路

① 参见 Armen Aghazarian, “‘We the Peoples of Asia and Africa’: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the South-ernis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55–1970,”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May 2012, pp.3–4; Kweku Ampiah, *The Political and Moral Imperatives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of 1955: The Reactions of the US, UK and Japan*, pp.22–27.

② Derek McDougall, “Bandung as Politics,” in Antonia Finnane and Derek McDougall, eds., *Bandung 1955: Little Histories*, pp.137–138.

③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37.

④ Richard Stubbs, “The ASEAN Alternativ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the Challenge to ‘Global’ Governance,” p.457.

⑤ Jamie Mackie,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Afro-Asian Solidarity: Indonesian Aspects,” p.20.

⑥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p.61–68.

⑦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p.60–74.

⑧ George McTurnan Kah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 1955*, pp.1–2.

⑨ Jamie Mackie,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Afro-Asian Solidarity: Indonesian Aspects,” p.21.

选择”称作在冷战两个敌对的“极端道路”之间的“中间道路”和“自由之路”。^①从这个意义上讲,万隆会议既“建构了一个时刻”,又“代表了一个时期”。^②

(四) 建构区域认同

“东南亚”作为一种区域集体认同,它最初主要是由域外大国支配的跨区域合作外部建构的。而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进程,它始于东南亚国家参加的、由西方大国支配的跨区域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1950年9月启动的英联邦国家经济援助方案——《南亚和东南亚经济发展合作的科伦坡计划》(即《科伦坡计划》)和1955年2月启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③《科伦坡计划》既是问题导向的,又具有一定的区域认同色彩。这主要体现在其“帮助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实现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核心目标,并通过召集区域会议协商行动方案,从而赋予其一种特定的区域成分。^④该计划将南亚和东南亚视作亚洲的特定区域,通过亚洲国家与域外大国的持续互动支持其构建区域身份,进而建构起一个更大的区域认同——“太平洋区域”或“亚太区域”。而东南亚条约组织作为首个以“东南亚”命名的跨区域组织,虽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但其发源地在东南亚(马尼拉),总部也设在东南亚(曼谷),其安全关注也是东南亚。它作为一个“军事行动的舞台”,有助于“给一个广阔的区域空间提供一种认同”,从而“增强东南亚在国际舞台上的区域意识”。^⑤

然而,作为一种追求自主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区域意识,东南亚区域认同主要是在泛亚洲主义框架内的跨区域合作进程中孕育并发展起来的,而万隆会议进程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多边舞台。正是在泛亚洲主义框架内,东南亚国家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协调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并相信鉴于东南亚国家的弱小,如果没有集体的努力就不能实现国家自主,而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是支持其民族主义事业的一条有用途径。^⑥更重要的是,万隆会议最终导致东南亚和南亚两个次区域的分开。万隆会议源自科伦坡国家的动议,显示出这是一种“基于联结南亚和东南亚的区域主义”。^⑦直至万隆会议召开,如今被视为南亚国家的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仍被认为东南亚

① Roeslan Abdulgani, *The Bandung Connection: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p.164.

② Christopher J. Lee, “At the Rendezvous of Decolonization,”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11, No.1, 2009, p.90.

③ 参见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第208-218、231-240页。

④ Daniel Oakman, *Facing Asia: A History of the Colombo Plan*, Canberra: Pandanus Books, 2004, pp.266-273.

⑤ Hari Singh, “Hegemons and Construction of Region,” in Sarah Owen Vandersluis, ed., *The Stat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134.

⑥ Amitav Acharya,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 Region*, pp.110-114.

⑦ Derek McDougall, “Bandung as Politics,” p.139.

国家,亦即彼时的东南亚和南亚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的区域。^①但在万隆会议期间,作为泛亚洲主义核心领导的印度地位明显下降,而印度尼西亚开始扮演新的区域领导角色。从此,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两个泛亚洲主义的区域领导开始“平静地疏远”。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称,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作为亚洲领导者到来、作为旁观者离开”。^②随后,南亚和东南亚开始追求各自不同的区域主义。印度退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办,南亚区域主义不但未有任何起色,反而随着印度与巴基斯坦交恶而不断走向分裂;而印度尼西亚日益突显的区域领导地位与万隆会议所创建的“规范框架”结合起来,为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注入新的活力,促使其正式启动并逐步发展起来。^③据唐纳德·埃默森(Donald K. Emmerson)考证,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东南亚”概念才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④鉴于此,谢尔登·西蒙(Sheldon W. Simon)将万隆会议称作当代东南亚区域主义的肇始。^⑤

四 万隆会议对东南亚区域主义的规范影响

与万隆会议的现实性历史影响相比,其对东南亚区域主义的规范影响显得更加明显。按照大会秘书长阿布杜尔贾尼的观点,虽然没有明确表达,但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各国决定当前国际关系的标准和程序”,并推动“当前国际关系中特定行为规范以及这些规范现实适用工具的规划和创建”。^⑥这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已有普遍规范在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的扩散和固化;二是已有普遍规范在区域背景下以创新和包容的方式“地方化”,以便利于存在竞争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合作;三是建立起培育大国与新的后殖民国家间和平共处的规范性基础。^⑦这样,万隆会议

① Amitav Acharya, *Indonesia Matters: Asia's Emerging Democracy Power*, p.50.

② Anthony Rei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p.25.

③ 参见 Marshall Clark, "Indonesia's Postcolonial Regional Imaginary: From a 'Neutralist' to an 'All-Directions' Foreign Policy,"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2, No.2, 2011, pp.292-297; Anthony Rei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pp.23-25; Michael J. Montesano, "Bandung 1955 and Washington's Southeast Asia," pp.200-202.

④ Donald K. Emmerson, "'Southeast Asia': What's in a Nam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5, No.1, 1984, pp.1-21.

⑤ Sheldon W. Simon, "Sou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There Institutional Traction?" in N. Ganesan and Ramses Am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Between B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0, p.37.

⑥ Roeslan Abdulgani, *Bandung Spirit: Moving on the Tide of History*, p.72, p.103.

⑦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Introduction: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p.3-4.

实际上成了“规范创建”和“规范扩散”^①的场所,而会议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及其所产生的重大历史影响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支撑。

(一) 共识性决策程序的确立

在两次亚洲关系会议上,各参与国代表在讨论会议决策程序时已开始采用共识性原则,包括区域会议应该没有承诺的非正式交谈;不涉及多数或少数否决的问题,而是将共识观点作为会议决定的基础;在观点达成共识的各个主题而不是个体的决定方面起草会议宣言等。^② 在第二届亚洲关系会议召开前夜,与会代表和观察员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再次讨论了会议决策程序。他们一致同意,会议上不需要否决,而各国政府做出任何决议之前都必须协商。这样,由印度、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和锡兰等英联邦国家所组成的决议起草委员会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的一个解决印度尼西亚独立问题的建议最终被会议通过。这种协商一致让长期以来在世界舞台鲜有影响的中小国家有了发言权和决策权。^③

作为对亚洲关系会议的一种继承,万隆会议继续采用共识性决策程序。会议召开前一天,与会各国代表率先讨论了会议程序和议程。尼赫鲁希望避免联合国那样的正式程序,建议这次会议仍采取“非正式、非结构”的灵活性程序。这一观点为各国代表所接受。最后,经由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确认,这次会议被定为是非正式的,没有特定的程序规则。这显示出,会议没有一次性的否决,而是将审慎和共识的原则作为寻求和决定共同意见的基础和指南,亦即所有联合的决定都是共识性的。会议开幕当天,所有与会代表再次讨论了会议程序,并认定“观念共识”的决策原则,即如果找不到共识就不能做出决定,共识做出的所有决定都必须基于全体一致。^④ 阿布杜尔贾尼指出,为各方所接受的审慎和共识等简明程序规则是亚非会议成功的关键。^⑤

在实际中,这种决策程序承认非介入性、非正式性和共识为基础的软性外交,而不是可能限制国家主权的法律的、正式的组织。从核心来源看,这种程序是普遍的与地方的原则创造性合成的产物,因为它既采用了英联邦首脑会议的决策程序,又适用了

① Amitav Acharya, "Who Are the Norm Makers?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n Bandung and the Evolution of Norms," pp.405-417.

②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75.

③ Julie Soares, "Engaging with Asia: The Chifley Government and the New Delhi Conferences of 1947 and 1949,"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Vol.57, No.4, 2011, pp.506-508.

④ George McTurnan Kah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 1955*, pp.9-11; Roeslan Abdulgani, *The Bandung Connection: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pp.74-77.

⑤ 以上引自 Roeslan Abdulgani, *The Bandung Connection: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p.77, p.81。

深植于印度尼西亚和亚洲文化和文明的非正式、相互尊重、协商和共识原则。前者是尼赫鲁所表达的英联邦会议程序中“各国不将它们的意愿施加于彼此”的“友好精神”,显示出“成员国相互平等和尊重”及“它们面对差异的产生接受容忍”的良好氛围;后者采用了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建议,显示出印度尼西亚“爪哇乡村的协商和共识原则”。这也是这种决策程序为印度尼西亚和会议参与国所接受的根本原因。因此,万隆会议所适用的共识性决策程序被认为是其重要的规范性遗产之一。^①

(二) 求同存异原则的形成

作为对亚洲关系会议过分强调亚洲一致性的重大修正,该原则开始强调可以容纳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包容性风格”。这种风格一开始就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等大国领导人的立场中表现出来。尼赫鲁在会前就坚持:“首要的事情是确定何种主题不应该讨论。这些国家内部争论的主题不该讨论。”他强调:“我们应该将我们自己限定在那些影响作为整体的亚洲或东南亚的广泛议题。”^②苏加诺在会议开幕词中已经定下了这一“基调”:“我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们有诸多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形态。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我们的国民性或颜色或主题思想——你们可以称呼它的——都有所不同。我们的种族出身不同,甚至我们的肤色也各异。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类因这些之外的考量而联合或分开。”他呼吁,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和“印度尼西亚国家多样性联合的格言”作为一种“寻求友谊、和谐和平”的“联合的力量”,由此“重燃理解之光”、“再筑合作之砥柱”,最终“带来集体行动”。^③

会上,周恩来面对一些国家代表对新中国的误解、质疑乃至攻击,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他强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相信:“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④这种求同存异原则和立场成为万隆会议达成一系列共识的重要基础。这正

①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Introduction: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p.10-11;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p.78-81.

② 引自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80.

③ “Speech by President Soekarno at the Opening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April 18, 1955,” p.43, pp.49-50.

④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1955年4月19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第57页。

如尼赫鲁所言:“万隆会议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达成最后决定的全体一致。”^①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共识性一致使亚非会议与会各国终于就议程上的各项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并最终促成《亚非会议最后公报》。^②这一“集体决定的奇迹般的成就”^③被称为“亚非会议最伟大的成功”。^④

(三)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创建

万隆会议最重要的规范性贡献是阐明和完善一系列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些新独立国家的根本关注是通过建构普遍的主权规范来确保它们的生存,而万隆会议被认为是“设置规范尤其是国家主权和不干预原则的一种工具”。^⑤这些基本原则的集中体现就是《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附属文件《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所阐明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包括: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所有种族的平等和所有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并弃绝任何国家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促进相互利益和合作;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等。^⑥

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作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规范虽被视作“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和欧洲国际法之中的普遍观念之母”,^⑦但在二战后初期并没有完全被支持或者展示与新兴独立国家的相关性。直到科伦坡国家茂物会议前的1954年4月中国与印度签署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首次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方才在

① Itty Abraham, “From Bandung to NAM: Non-alignment and Indian Foreign Policy, 1947–65,” *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46, No.2, 2008, p.208.

② 《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1955年5月13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第111页。

③ Naoko Shimazu, “Diplomacy as Theatre: Staging the Bandung Conference of 1955,” p.227.

④ Itty Abraham, “From Bandung to NAM: Non-alignment and Indian Foreign Policy, 1947–65,” p.208.

⑤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Introduction: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p.3–4.

⑥ “Final Communiqué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April 24, 1955,” in George McTurnan Kah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 1955*, pp.84–85.

⑦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Introduction: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4.

新独立国家间具体化。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时与尼赫鲁、吴努会谈并相继发表联合宣言和联合声明,再次确认了这些原则,包括:相互尊重彼此领土完整与主权、互不侵犯、不干涉他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夕,这些原则已成为中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苏联等国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指导性原则。^①由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种“抵制西方霸权”的“独特的亚洲人的对外政策”,它是对“处理国际关系的特定的亚洲方法的首次明确肯定”。^②阿布杜尔贾尼解释说:“万隆精神就是世界事务中的克制精神;它是一种一起生活的决心;用亲切友好的方式和平解决我们的问题;它是对武力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的一种承认。”他坚称“万隆精神的适用是武力运用的替代方法”——一种可以用作“建设更美好和更安全的世界的工具”以及“实现不同政治和社会体制共存的手段”的“万隆方式(the Bandung method)”。^③

万隆会议通过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整体融入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而进一步增强和完善了这些原则,而且有助于支持并延伸已有的普遍规范。^④比如,欧洲国家体系的不干预原则允许大国为保持权力平衡进行干预,而万隆会议支持的不干预观念认为没有这样的例外。这样,万隆会议区域规范设置与扩散的经验给这些新独立国家提供了融入国家间体系的替代性框架。^⑤在这里,不干预原则作为一种积极的普遍规范,它是抵御新殖民主义和定义新独立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方式。正如印度尼西亚代表所言,不干预原则作为国家间共存框架的组成部分,它首先意味着不侵犯他国领土,其次是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最后是不侵犯政治平等和相互安全。这样,万隆会议就赋予不干预原则一种“特定的区域语境”。^⑥因此,尼赫鲁强调,万隆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宣言》。与会各国聚集起来制定了可以管理它们与作为

① 参见“Letter from Jawaharlal Nehru,” No.1038-Pmh/57, New Delhi, June 4, 1957, in Russell H. Fifield, *The Diplomacy of Southeast Asia, 1945-1958*, pp.510-511; Roeslan Abdulgani, *The Bandung Connection: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pp.137-140; Russell H. Fifiel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2, No.3, 1958, pp.504-510。

② Sally Percival Wood, “Constructing an Alternative Regional Identity: Panchsheel and India-China Diplomacy at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1955,” in Leong Yew, ed., *Alterities in Asia: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and Reg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46-47。

③ Roeslan Abdulgani, *Bandung Spirit: Moving on the Tide of History*, p.64。

④ Roeslan Abdulgani, *The Bandung Connection: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 1955*, p.87。

⑤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Introduction: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4。

⑥ Amitav Acharya, “Who Are the Norm Makers?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n Bandung and the Evolution of Norms,” pp.410-412。

整体的世界各国之间关系的原则”。^①

正是这些亚洲新独立国家持续争取承认的斗争,导致源于欧洲的、含有大国出于权力制衡动机而干预的所谓“国际社会标准规范”的“不干预观”不再被接受。^② 这表明,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所阐述的并为亚洲精英所接受的重要的“法律—程序规范”是殖民大国“施加的社会化”和亚洲国家“共同和连续地争取承认斗争”的双重结果。^③ 戴维·金奇强调:“《联合国宪章》是由欧洲人、美国人和俄国人所书写的,而万隆原则完全是由亚洲人和非洲人所拟定的。”^④ 由此,这种泛亚洲主义框架内的“亚洲外交”经由科伦坡会议至万隆会议发展到最后的阶段,使得亚洲国家体系成长起来,^⑤ 从而使万隆会议成为“亚洲国家体系发展及其内部深刻整合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阶段”。^⑥ 2005年4月,印度尼西亚前外长阿里·阿拉塔斯(Ali Alatas)在万隆会议5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亚非领导人精心拟定的管理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新的道德观”以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代代相传,万隆会议因“阐明一种独立与和平、正义与合理分享繁荣的新的世界秩序”而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水分岭”。^⑦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会议所奉行的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求同存异的原则及会议所凝聚的团结、友谊、合作的氛围后来被人们称为“万隆精神”,^⑧ 亦被统称为“万隆规范(the Bandung norms)”。^⑨ 印度尼西亚高级官员戴维·安瓦尔(Dewi F. Anwar)强调:“象征第三世界团结促进全球和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集体权利的‘万隆精神’的诞生是亚非会议最持久的遗产。”^⑩

与此同时,在泛亚洲主义框架之外,东南亚国家和其他亚洲新独立国家通过对域外大国倡议和主导的跨区域合作的参与或抵制,如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后

① David Kimche, *The Afro-Asian Movement: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World*, p.81.

② Christopher B. Roberts, *ASEAN Regionalism: Cooperation, Values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38.

③ Jurgen Haacke, *ASEAN'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19.

④ David Kimche, *The Afro-Asian Movement: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World*, p.5.

⑤ Joseph A. Camilleri, *Regionalism in the New Asia-Pacific Order*, p.61.

⑥ Albert W. Stargardt, “The Emergence of the Asian System of Powers,” p.595.

⑦ Ali Alatas, “Towards a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Asia and Africa,” IDSS COMMENTARIES, 18/2005,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 Singapore, p.1.

⑧ 参见 Volker Matthies, “The ‘Spirit of Bandung’ 1955–1985: Thirty Years Since the Bandung Conference,” *Intereconomics*, Vol.20, No.5, 1985, p.207; 《“万隆精神”及新时期的亚非合作》,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5期,第47–48页。

⑨ Rabul Mukherji, “Appraising the Legacy of Bandung: A View from India,” in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p.160.

⑩ Dewi Fortuna Anwar, “Indonesia an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hen and Now,” pp.188–189.

改为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科伦坡计划》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等,进一步推动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共识性决策程序的“地方化”,^①最终形成亚洲国家通过区域合作求和平的“亚洲方式(the Asian Way)”。按照迈克尔·哈斯(Michael Haas)的解释,“亚洲方式”主要包括6种成分,即亚洲问题亚洲解决、文化平等、共识性决策、非正式的渐进主义、政治重于执行和泛亚洲精神等。^②在具体的实践中,“亚洲方式”下的亚洲区域主义被赋予关注经济发展、拒绝多边军事防御等重要内涵。^③所有这些共同构成“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亚洲区域主义的特质”。^④这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亚洲国家率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同非洲国家一道,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在“在推进区域合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这些都为正确处理国家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⑤

(四)“万隆规范”的“东盟化”

万隆会议后,随着东盟的产生和发展,其所领导的东南亚本区域主义渐成亚洲区域合作的重心。东盟通过自身组织化建设,在区域合作“亚洲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特定的“东盟方式(ASEAN way)”,即一系列国家间关系的行为准则的实质性规范和基于协商、共识的决策程序的程序规范。前者主要包括不干涉、非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区域自主等,又称为“东盟规范(ASEAN norms)”;后者涉及审慎性、合宜性、非正式、务实主义、共识建设和非对抗的谈判风格等,又称“东盟风格(ASEAN style)”,由此形成东盟区域主义中“软区域主义”和“灵活性共识”两大核心特征。^⑥理查德·斯塔布斯(Richard Stubbs)强调,体现在“区域和国际关系的东盟方法”的“一系列核心观点”,包括中立、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干涉主义、和平解决争端、非正式、非对抗及协商共识和国内稳定、社会和谐等,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东南亚区域内外整个亚洲政治和舆论领袖人物的观点

①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p.60-74.

② Michael Haas, *The Asian Way to Peace: A Story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89, pp. 1-21; Michael Haas,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al Cooperation: Turning Zones of Conflict into Arenas of Pea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25-40.

③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p.31-68; Amitav Acharya, “Multilateralism: Is There an Asia-Pacific Way?” *Analysis*, Vol.8, No.2, 1997, pp.5-11.

④ Rabul Mukherji, “Appraising the Legacy of Bandung: A View from India,” p.163.

⑤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⑥ Amitav 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10, No.3, 1997, pp.328-333.

在区域会议中传播并逐步制度化的结果。正是“这些区域会议形成了东盟内部就该区域组织的本质和目标达成共识性观点的基础”。^①从这个角度讲,万隆会议“标志着亚洲国家间共识性外交的诞生”,从而为“亚洲区域制度建设的努力包括所谓的东盟方式留下了悠久的遗产”,以至于“东盟方式的许多核心构成都有其万隆进程的渊源,包括偏好非正式、避免西方多边集团所采用的法律方法和机制、以妥协的精神避免多边议程中争论不休的双边冲突、保留面子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强调协商和共识”等。^②

由于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是在泛亚洲主义框架内孕育并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明显地带有亚洲区域主义的共有特质,而万隆会议进程所创建和传播的“万隆规范”为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形成与发展直至东盟的创建和演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规范来源,以至于出现“万隆规范”的“东盟化”。在实际中,这主要通过相关核心法律文件体现出来。1963年7月,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三国签署《马尼拉协定》,宣布创建东南亚首个区域安全组织“马菲印联盟”,并尝试建立一个经常和定期协商的争端和平解决机制,以“遵照《联合国宪章》和万隆宣言,尽最大努力用和平手段,如谈判、调解、仲裁或司法解决以及各国自己选择的其他和平手段”解决三国之间的争端及其他重要的和共同关心的问题。^③当年8月,三国签署《马尼拉宣言》,宣称“为1955年万隆会议所形成的亚非团结精神所鼓舞”,并“重申它们恪守《联合国宪章》和万隆宣言所阐明的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该宣言一致同意启动在各级进行经常和定期协商的“马菲印协商会议”,作为马菲印联盟创建的初步步骤。^④尽管该组织存在时间很短,但它为东盟一些核心原则奠定了基础。这些原则包括:不受外部干涉、外国军事基地暂时性、民族自决和平解决争端。尤其是它首次正式将“协商”和“共识”原则作为解决成员国之间分歧的基础,这就是著名的“马菲印协商精神”。这一谨慎原则融进了印度尼西亚的区域合作观点。^⑤由此,“万隆精神”首次被明确引入东南亚区域合作框架之中。

① Richard Stubbs, “The ASEAN Alternativ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the Challenge to ‘Global’ Governance,” pp.455-460.

② 参见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Introduction: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p.10-11;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p.78-81.

③ 《菲律宾、马来亚联邦、印度尼西亚三国马尼拉协定》(1963年7月31日于马尼拉),载《国际条约集(1963-1965)》,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67页。

④ 《菲律宾、马来亚联邦、印度尼西亚三国马尼拉宣言》(1963年8月3日于马尼拉),载《国际条约集(1963-1965)》,第169页。

⑤ Peter J. Boyce, “The Machinery of Southeast Regional Diplomacy,” in Lay Teiksein, ed., *New Direc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73.

东盟自诞生之日起就切实遵行“万隆规范”,并将之纳入其推动的东南亚区域主义规范框架。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5国在曼谷签署《东盟宣言》(即《曼谷宣言》),创建东盟。该宣言强调,东盟合作的议题聚焦于“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科学和行政管理方面共同关心的问题”,规定“所有外国的基地都是暂时的,只是在有关国家的明确同意下才存在,并不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用来颠覆这一地区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自由或者危害各国发展的正常进程”,并呼吁东南亚各国“保障它们的稳定和安全免遭任何形式或表现的外来干涉,以依照它们的人民的观念和抱负维护其国家认同”。^①这表明,东盟一开始就拒绝成为一个军事集团,并将不干预原则纳入“东盟规范”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在东盟及其原则的创立中起了关键作用。它不但首倡以马菲印联盟及其所倡导的“马菲印协商精神”为基础创建新的区域组织东盟,而且负责拟定了成立东盟的组织草案,就连“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一名称亦是印度尼西亚人所首创。^②另外,为保证东南亚区域自主原则的实现,东盟在成立时即承继万隆会议进程所开始建构的东南亚区域概念,从地域上对该组织的成员资格做出了明确的限定。《东盟宣言》确定东盟的成员对赞成该组织目标、原则和宗旨的“东南亚区域所有国家开放”。^③按照印度尼西亚的观点,除了东盟5个创始会员国,东南亚国家还包括缅甸、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但不包括印度、锡兰等国。这就是东南亚成员资格的“地理标准”。因此,东盟在20世纪70年代初锡兰申请加入时以它不属于东南亚为由而加以拒绝。对于这些,阿查亚解释说,避免多边军事合作作为一项重要的“东盟规范”,它“源自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达到顶点的亚洲区域主义话语”,而不干预主义这一“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再次确认的核心原则”被合并到东盟重要的政治声明中,并使之同时适用于东南亚域外国家对东南亚的干预和东南亚国家对其邻国事务的干预,由此保持了《东盟宣言》“与马菲印(联盟)和万隆(会议)某些规范上的连续性”。^④

1971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的强力推动下,东盟所发布的强化“东盟规范”的重要文件《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宣言》申明“1955年万隆会议《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宣

① ASEAN Secretariat, “The ASEAN Declaration (Bangkok Declaration),” Bangkok, August 8, 1967, <http://www.asean.org/component/zoo/item/the-asean-declaration-bangkok-declaration>, 登录时间:2015年7月28日。

② 参见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6页。

③ ASEAN Secretariat, “The ASEAN Declaration (Bangkok Declaration),” Bangkok, August 8, 1967, <http://www.asean.org/component/zoo/item/the-asean-declaration-bangkok-declaration>, 登录时间:2015年7月28日。

④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pp.43-50, p.56.

言》的持续合法性”。^① 1976年2月,首届东盟首脑会议所发布的明确框定“东盟规范”的核心文件《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承认,东盟的目标将“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及1955年4月24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所适用的十项原则保持一致”。这一文件所阐明的“东盟规范”构成东盟国家行为准则。这些规范包括:各国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认同;各国有权保持其民族生存,不受外来干涉、颠覆或压力;互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或争端;放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缔约国之间实行有效的合作等。^② 通过这些重要会议及其达成的重要文件,“万隆精神”被永久化。^③ 唐纳德·韦瑟比(Donald E. Weatherbee)强调:“尽管历史记录表明万隆原则在东南亚时常被违背,但它们为该区域的国际关系建构所提供的概念基础仍然是东南亚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规范参照点。”^④

东盟不但在区域合作机制初创过程中参照并吸纳了“万隆规范”,而且在冷战结束后又将之融入东盟框架内东南亚区域主义的新议程。其中最重要的是,2003年10月,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最重要的领导国在倡议并启动“东盟共同体”计划时纳入源自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促进和保护人权议题。^⑤ 东盟还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融入其领导的新的东亚和亚太区域多边合作机制之中。1999年11月,第三届东盟+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发布的《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处理各国间的相互关系”。^⑥ 2001年7月,第八届东盟地区论坛颁布实施的重要文件《东盟地区论坛预防性外交概念和原则》明确将“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等“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的公认的国际法和国家间关系基本原则”作为东盟地区

① ASEAN Secretariat, “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Declaration,” Kuala Lumpur, November 27, 1971, <http://www.aseansec.org/1215.htm>, 登录时间:2015年7月28日。

② 参见 ASEAN Secretariat,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Bali, February 24, 1976, <http://www.asean.org/news/item/treaty-of-amity-and-cooperation-in-southeast-asia-indonesia-24-february-1976-3>, 登录时间:2015年7月28日。

③ Richard Stubbs, “The ASEAN Alternativ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the Challenge to ‘Global’ Governance,” p.457.

④ Donald E. Weatherbe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p.68.

⑤ 参见 Dewi Fortuna Anwar, “Indonesia an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hen and Now,” pp.180-195; Nao-ko Shimazu, “Diplomacy as Theatre: Staging the Bandung Conference of 1955,” pp.225-252; Jamie Mackie,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Afro-Asian Solidarity: Indonesian Aspects,” pp.18-21.

⑥ ASEAN Secretariat, “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Manila, November 28, 1999, <http://www.asean.org/news/item/joint-statement-on-east-asia-cooperation-28-november-1999>, 登录时间:2015年7月28日。

论坛预防性外交的“核心原则”。^① 这些共有原则成为冷战结束后逐步形成的东盟地区论坛、东亚“10+3”和东亚峰会等“东盟中心”的区域架构的核心指导原则。而“东盟方式”则成为“亚洲区域主义中东盟中心的一种标志”,^②以至于出现亚洲区域主义的“东盟化”。^③ 这既体现出亚洲区域主义与东南亚本地区域主义在规范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亦表明了“东盟方式”和“东盟规范”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能够在东亚乃至亚太跨区域扩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者之间一开始就是一种共生关系。这也是当代亚洲区域主义实践所拥有的“共有规范”和“共同经验”的一种重要的现实体现。

所有这些都表明,尽管“东盟方式”和“东盟规范”显示着东南亚区域主义的“特质”,但“如果抛开1947年(亚洲关系会议)到1955年(亚非会议)之间所举行的更广泛的亚洲会议,便难以理解这种‘进程驱动’的区域主义的根源”。^④ 戴维·琼斯(David M. Jones)指出,东盟的“这些规范不是独一无二的。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和起源于1955年万隆会议的不结盟运动在东盟创立之前扩大了这些规范。由此,《东盟宣言》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均反映了战后时期国际主义和后殖民的价值观”。^⑤ 罗杰·欧文(Roger Irvine)认为:“东盟当然不是东南亚国家所参与的首个区域合作事业。区域合作的早期努力可以溯及二战后许多亚洲国家保障它们独立开始的时期……这些合作的努力虽相当短暂,但它们为东南亚后来将区域合作形态制度化的努力奠定了知识基础。尤其重要的是,由印度尼西亚1955年4月在万隆举办的亚非会议为亚非的第三世界新兴独立国家维护自我权利,并在决定世界事务的行为中发出声音提供了一种论坛。”^⑥因此,阿查亚等人强调:“万隆的遗产更多的不是战略或组织上的,而是教育和规范上的”,而东盟所体现的东南亚区域主义“明显得益于万隆会议的规范遗产”。^⑦

① “ASEAN Regional Forum Concept and Principles of Preventive Diplomacy,” Adopted at the 8th ARF, Ha Noi, Viet Nam, July 25, 2001, in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Regional Forum: Documents Series, 1994-2000*,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2001, p.283.

② Takeshi Yuzawa, “The Fallacy of Socialization? Rethinking the ASEAN Way of Institution-Building,” in Ralf Emmers, ed., *ASEA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1, p.85.

③ Fu-Kuo Liu, “East Asian Regionalism: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Fu-Kuo Liu and Philippe Régner, eds.,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Paradigm Shifting?*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20-23.

④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40.

⑤ David Martin Jones and Michael L.R. Smith, “Making Process, Not Progress: AS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1, 2007, p.154.

⑥ Roger Irvine, “The Formative Years of ASEAN: 1977-1975,” in Alison Broinowski, ed., *Understanding ASE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p.8-9.

⑦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Introduction: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3, p.14.

五 结论

二战后东南亚区域主义是在泛亚洲主义框架内跨区域合作进程中孕育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而万隆会议就是这一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本文将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学两种学科视角结合起来,对万隆会议对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的历史和规范意义进行了研究。

首先,本文将万隆会议视作一种演变进程,它源自两次亚洲关系会议,启动于科伦坡国家会议,最终结束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动议的夭折。在万隆会议进程中,东南亚国家不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东南亚国家的议题一直是其核心关注,因而始终显现出浓厚的“东南亚元素”。

其次,从历史意义看,万隆会议进程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东南亚的区域需求、塑造了印度尼西亚的区域领导地位,而且框定了东南亚国家与域外大国的关系、促进了东南亚区域认同的建构,从而推动了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孕育和发展。

最后,从规范意义上看,万隆会议进程不但采用了协商一致的共识性决策程序,形成了二战后区域合作特定的“亚洲方式”,而且将不干预、主权平等、和平共处、不结盟、非正式等核心规范作为国际关系基本行为准则;两者与会议所奉行的求同存异原则及会议所凝聚的团结、友谊、合作氛围共同构成泛亚洲主义框架内跨区域合作进程著名的“万隆精神”,又统称为“万隆规范”,并成为此后东南亚区域主义尤其是东盟框架内“东盟方式”和“东盟规范”的核心来源,从而促进了“万隆规范”的“东盟化”。

这一研究为进一步理解万隆会议进程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及东盟框架内区域合作架构的起源与发展,尤其是两者在制度和规范上的连续性提供了经验和规范上重要的双重参考。

(截稿:2015年7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